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錢蕙蓀

錢荃，字蕙蓀，吳門大家女子也。隨父旅居歌浦。父固老明經，曾為幕府上客，刀筆之外，頗工詩詞，與觀察固舊日縞交。惟生一女，愛之若掌上珍。少即教以文字，學為韻語。年□三四，容華秀出，丰韻娉婷，人咸以杜蘭香比之。女既以才名豔質傳播一時，遠近求婚者踵至。女父一不以屑意，謂必由親試而後可。於是後進少年以詩文求賞鑒者，幾於戶限為穿。有時女父以為佳，轉商之女，女輒加疵詬。女父閱之，深中其隱，因歎女論詩之嚴。有梁生霞城者，肄業於申江龍門書院，與女為中表兄妹行。素工詩。聞女講求詩體，不少假借，爰謂女曰：「使妹他日玉尺量才，又何輪於上官婉兒耶？」女聞之有愠色。女父初娶為趙氏，字玉卿，識字知書，生女彌月而殞。再娶為李氏，貌美而性妒，女父頗嚴憚之。久之不育，謀置小星。氏曰：「求之於外，曷如擇之於內？」氏有二婢隨嫁，一曰巧珠，一曰海棠，皆有姿色，而海棠尤嬌，令並納之，笑曰：「一箭得雙雕，老奴何而享此豔福耶？」氏約束女甚嚴。女以禮自持，絕無瑕隙可蹈。戚串往來女家，女皆匿弗見。惟與梁生最親，執卷問難，同吟唔於斗室中，絕不避嫌。生年雖□八，以擇對甚苛，低昂不就，而殊屬意於女。詩詞唱和，微露其旨。女亦心許之，兩相印合。生父以名孝廉司鐸雲間，頗守頭巾誡。有來為生議婚者，言及女，其議輒沮。生聞頗為抑鬱，而女弗知也。女父以筆耕之資，買田歸耕，遷全家於笙村。生亦因事至吳江，與女久相隔絕。時下榻於汪舍，主人問菊，亦風雅士也，半酒弦詩，往往達旦。長宵聽雨，頗覺無聊，因於燈畔抽毫，作書致女云：舊歲秋風乍起，遽爾分襟，江邊雲樹，迴隔人天。腸一日以九回，神恹恹而若失。溯自初見以來，即復傾心，願聯知己。不謂閨中巨眼，深鑒微忱，出示新詩，命予刪削，盥薇讀罷，色奪神飛。又復謬許知心，引為同調，笑談之際，不避猜嫌，鰥生不才，何幸得此。誰料訛言蠱起，遂作離群之鳥耶？別後至今，此心耿耿。花間密語，月下盟詞，終弗敢忘。午夜夢醒，淚痕常濕枕角，酒闌燈，愴然於懷。平生志願，多不能遂，情重緣慳，何以教我？想我賢妹，襁褓失恃，備歷艱辛，庶母寵勝，多所謠詠，家庭之間，有難以自處者。今茲僻居鄉曲，絕無伴侶，花晨月夕，誰與為歡？嗟芳事之已非，恨流光之甚速，有不自嗟寂寞乎？猶幸我賢妹風雅性成，刺繡之餘，留心吟詠，研朱弄墨，聊以遣懷。名花剛謝，燕子初來，幽恨方深，離愁轉結，乃復伸紙命筆，寄書遠道，有「回首申江，常形夢寐」之語，深情如許，愛我良多。剛午返擢金閨，得睹玉容，深慰渴思，實諧素願。蒙綺懷之眷注，感雅意之殷拳，爰投詩句，更極清新，知賢妹力研典籍，志切縹緲，不慚詠絮名流，洵是掃眉才子。承惠金錢一枚，椒球一顆，敬藏篋笥，不敢示人。球自常圓，適符佳識；椒香不歇，歷久彌芳。球以椒珠五□九粒結成，不啻同心之結，賢妹慧心妙想，於此可見。是以敬贈佩玉一方，略獻葵忱。玉質溫潤堅貞，不改素節，竊以比賢妹之德；懸諸下體，如見予面，是雖小物，手澤存焉。聚首未幾，又復相離，暫為數日之留，彌三秋之想。是有夙因，諒非虛語。□有八日，予即束裝就道，弭吳門，雖風景依然，而市廛冷落，名園別墅，頓作邱墟，昔日繁華，不堪回憶，丁令威化鶴歸來，不過如是耳。命購象管，長逾逕尺，未免不適於用。然自謂晨夕相伴，呼吸可通。外附澡豆一，宮粉□函，足供香奩之用；斑管廿枝，蠻箋百幅，藉以驅使煙雲，咳吐珠玉。潤澤香膏，堪以沐首；團樂明鏡，可以畫眉，敬以貽奉，毋或見卻。予與賢妹雖聚首無常，而結契有素，自在無言之表。雲母窗前，小名曾記；棗花簾下，舊約未刪。既作合於異地，復相見於故鄉，此其中不可謂非緣也。然予之偏心，更有進焉者，願以質諸賢妹。從來佳人才子，曠古難並，絕代名媛，多嗟不偶。近如少雯、慧芬，略嫻翰墨，擊箋題句，競相唱和，吾里中傳為美談。而少雯之婿，僅識「之」「無」，不免有彩鳳隨鴉之恨；慧芬之倩，不能成文，又復早殞。至吾賢妹，才思綺麗，抽綉妍，偶一落筆，便爾斐然；而生小解愁，詩多感慨，其中不無難言之隱。予非敢放言，亦因賢妹之才，為賢妹惜之耳。即如吾兩人者，雖為交淺情深，無奈離多會少，天故限之，詎非恨事！予居甫里，妹住笙村，一水盈盈，無由覲面；矧余今日讀書海，他年射策京華，帆影一懸，天涯人遠，茲時言別，相見無期。言念及此，雖生猶死，豈特江文通所云「黯黯魂銷」而已哉！予他年苟獲一第，亦不復出山求仕，當稟諸堂上，購田□頃，鄰賢妹所居之地，賃茅廬三椽，釀秫酒數斛，以供嘯傲，庶幾掛冠之後，歸耕隴畝，得與賢妹相往還。悠悠此心，未知能踐約否？倘所願不遂，則將逃之空門，入於幽谷。苟兩人之心自堅，則三生之約可訂，是否總在賢妹耳。請以斯言，即為息壤。現在熟梅天氣，驟暖驟寒，玉體千萬珍重。臨箋涕泣，不知所云。

蓋生以姻事屢違嚴命，有冰人至者，輒矯詞斥絕之，輾轉籌思，無可奈何，故不得已而有此書也。書後又於所饋筆墨箋鏡各題一詩：

不與閨人鬥畫眉，謝家書格筆雙枝。  
蠶眠細字挑燈寫，定有簪花絕妙詞。  
學寫黃庭悄掩門，捻脂弄筆度晨昏。  
借將王勃三升墨，寫上蠻箋似淚痕。  
百幅蠻箋分外明，迷離五色筆花生。  
新詩倘有應須寄，不要題詩寄不成。  
棗花簾外雨如絲，苦憶妝台臨鏡時。  
別後容光消瘦甚，想應不慣畫雙眉。  
團□月樣制偏工，百種蛾眉畫不同。  
惟願此身相倚傍，一生常在鏡鸞中。

女得書與詩，感生之情深，怨己之命薄，啜泣竟夕，計無所出，念不如一死，以報知己。適有秦公子自■李來，李氏之至戚也。玉貌綺年，才華煥發，以□六歲登賢書，名播遐邇。稔知女美而才，欲乞聯秦晉歡，特未一睹女容，猶疑婢媼傳言，未足憑信，因借探親為名，實則志在浦公也。李氏處之於內室，與女房僅隔薔薇花一架，當陽烏已下，皓兔初升，兩室燈光，隱約可見，雖容華之相隔，已聲影之微通。一日晨起，水晶簾下女正梳頭，一婢啟窗潑盆水，驚鴻豔影，為秦所窺，覺秀絕塵寰，天人不啻也，不禁為傾倒者久之。遂以求婚之意，私達之李氏。李氏以為女貌郎才，正天生一對璧人也，夜闌枕畔，即與女父言之。女父亦以生才名門第，悉臻上流，幾許以國士之目，自謂得婿如此，誠生平快事也，亦復何憾，遂不謀於女，竟諾之，姻盟遂定。文定之日，女始微聞焉，歎曰：「催命符至矣！余此身已許於梁君，寧肯他適哉！事至此，惟有赴地府以成佳耦耳！」夜深人靜，盡焚其所作詩稿，而密貯阿芙蓉膏一盒於枕函，曰：「香輿彩仗至門，即飲此以畢命耳。」

時梁生仍客海上。文課之暇，散步豫園，適遇舊友荊門告以女已字人，不日將嫁矣。生驟聞此消息，呆立若木雞，應對全乖。客察其意，辭去。生飛回蘇，見女於蠟梅花下，相視默然，不作一語。女淚皆涇涇，如不勝悲。微吟曰：『他生未卜此生休』，記取明宵是妾斷送時也！苟有一毫辜負君者，有如日！」生欲有言，女母已至。女潛遁去。翌夕，女呼婢沽酒，狂飲不眠。過午，室門不啟。破關入視，女臥於牀，撫之，玉體已冰。女父莫知女死之由，但灑清淚而已。生哀痛慘怛，幾不欲生。旁人睹此情狀，莫明其故。頃之，忽不見生，群以為出遊散悶。逮暮，覓生不得。或叩生房，雙扉已鍵。窺之，生已作步虛仙子矣。於是闔室沸騰，始知生與女固有成約也。至此悔之不及。兩家父母合葬生女於甫里之眠牛涇，蓋即高陽桑園舊地也。葬後，挺生兩樹，東西屹立，連理交枝。風清月白之夕，時見生女攜手出遊。

當解生繫時，於胸前得詩一冊，題曰《紅蕙閣稿》，蓋女所手鈔者也，曾和生《等卿來》詩四絕，附錄於此：

消愁詩句幾時裁？池內蓮花並蒂開。  
識得才人情最重，秋江風雨等卿來。

幽蘭空谷為誰開？獨理瑤琴調最哀。  
見嫉遭鋤心不變，含愁斂怨等卿來。  
空將畫篋早安排，記約扁舟花正開。  
往事蹉跎如夢裡，寒梅重放等卿來。  
瑣窗筆研總須排，刻燭聯吟詩共裁。  
莫道無情兩相棄，夢魂夜夜等卿來。  
丁月卿校書小傳

丁月卿，字麗娥，又號輪香，通州人，固小家女也。綠珠風貌，碧玉年華，里巷中人，俱嘖嘖稱其美。有某公子者，年少而才高，父為津門顯宦，頗挾重資。見女豔之，欲納為室，以千金聘焉。甫有成說，而公子遽以微疾殞。由是遠近聞者，咸以女為不祥人，貧富無問名者。俄而女父母俱逝，往依舅氏。其姁固娶自勾欄者也，以色衰退為房老，與女舅素相識，遂從之，鴛合孤綏，竟成夫婦。所與往來者，皆北里姊妹行也。自女入門，群至屬賀。有名妓雅仙者，素稱為此中翹楚，自負冶容莫與之匹。一見女，自歎弗如。謂姁氏曰：「此禍水也。已殺某公子矣；若留于家，必起風波。不如鬻之入章台，千金可立致。」姁氏是之而未言。會有盲師過，令推女命。未及半，拍案大呼曰：「咄咄怪事！此命極賤亦極貴，何始終互異如是？」家中人聞之，咸驚駭，請畢其說，且問貴賤懸殊之故。盲師曰：「他日當為一品夫人，餘則我不敢言。若不驗，則扶我雙眸去。」因是，眾咸呼女為「貴人」。

花□姑新從吳門來，欲覓錢樹子。本與姁氏最相契合，延女臨其家，款待周至，問燠噓寒，親母不啻也，因認為假女。女亦感其意厚，相依肘下，不復言離。□姑知其可動也，隱以重金姁氏，攜之至京師。謂女曰：「京師為萬人海，挾彈王孫，墜鞭公子，豈少也哉？在汝能自擇擇耳。一旦離塵土而至雲霄，不難也。苟富貴，毋相忘。」女年尚幼，且素居閨中，未嘗出一跬步，不知其以甘言相誘，遽信為然。久之，遂為倚門生活，一時香名頓噪，豔幟獨張，於秦樓楚館間，稱巨擘焉。五陵年少，四姓小侯，每游狹斜者，輒舉女為群芳之冠，以魁花榜。燕台評春使者目女為「靜品」，比以九畹之蘭，題其所居曰「椒秋閣」，四壁多黏名人書畫，幃帳樽彝，備極古雅，而女之聲譽益重。尋常遠賈屢詣其門，竟有不得一見者。

山陰瘦腰生，名下士也。為某將軍重客。吟風弄月，跌宕自喜。庚申春仲，公車北上，以事勾留。因尋綺夢，偶寄閒情。乃與其友菊笙逸史遍訪各院，問柳評花，迄無當意，獨見女一面，為之心折。私謂其友曰：「明秀婉麗，婀娜雋爽，兼而有之，洵異才也。」友曰：「君眼力誠不謬，此春榜狀頭丁月卿也。君如有意，何不招之侑觴？」遂開夜宴。須臾，女至，頗致慙慙。生固美丰姿，少有玉樹臨風之目，舉觴酬酢間，女輒以眉目達意。生本老於溫柔鄉，吐詞宛轉，甚愜女意。因是彼此俱恨相見晚，女終席未嘗少離。街鼓如，珍重別去。生日必一往，纏頭之費弗計也。女計生每至，預儲珍果佳餚，勸生下箸，歡形於色。狎昵既久，欲訂終身，求納為室，長侍巾櫛。生意女身價甚高，不能自主，當姑以此為籠絡計耳。因期闌後得捷，當以百兩相迎。

會報罷，鬱鬱不樂，不復再過。女屢使人傳語，不至，則候之於寓門。生不得已，復訪焉。問：「何久見疏？」曰：「失意懊，無顏見卿耳。」女曰：「妾閱人多矣，器宇未見如君者，豈遂老死公車耶？願自愛。」因問：「妾事如何？」生曰：「余行止尚未定，無暇為卿圖也。我誠負卿。」女泫然淚墮，倚枕掩面久之，曰：「恨妾命薄，致累君耳。」其後數數問訊，鴻消鯉息，日幾三至，生總答以溫辭。一夕，謂生曰：「媼索金奢，慎無多許。不足，待妾自益之。」生知其意堅，然自忖囊中金僅敷買笑資，若欲量珠作聘，則限於力矣。因戲之曰：「吾家故徒四壁耳。雖對卿解語花，終難療饑，奈何？卿勿自誤。」女曰：「視君舉止，固不富，然亦不赤貧，不必如長卿必得賣賦金，始能聘茂陵女子也。妾年來厭棄風塵，繁華夢醒，世俗輕薄子雖富有金資，安肯相托？人生但得一有情者相從沒世，誰謂荆布不勝綺羅？」女本嗜阿芙蓉膏，問生曰：「若從君，寧當戒否？」生曰：「卿既嗜之，何由復戒？」女曰：「不然。一行作妾，抱衾與，自當循分，甯得爾耶？當以明日為始。」次晨屏去之，不數日而病。病中，客寂無至者。生每晡必過視，稱藥量水，愛護倍至，加衣勸食，慮至細微。女益銜感，願以身報知己。病癒，忽出金珠釵釧，隱納生袖，私告之曰：「君持去，勿令媼知。事成防視綦密，不可得矣。」生始知相從非妄語。因為歎息泣下，且謝曰：「吾實不任。受之而不能為卿謀，是負卿也。」曰：「請待君三年。」生搖首不敢遽應。曰：「然則□年若何？」生曰：「卿誠癡矣！天下事甯能自主？近兵革滿天下，尚不知蒼蒼者位置我於何所，而敢受卿托耶？至卿之意真情重，早篆心中。他日天付機緣，自當成事。此時則猶未也。」力辭不受。臨行，曰：「妾終待君，死生不相負！」生曰：「非不樂長聚，恐誤誤卿耳。卿苟戀戀，請從此絕。」遂不往。

月餘，媼道遇生，強牽衣去，曰：「月卿暴疾貼危，欲一言相托。」生不覺涕下，從之往。見女坐小閣中，支頤斜倚隱囊，若有所思。見生，含笑起逆。生責媼妄。曰：「此妾使招君耳。妾知君絕意不來，今已他有所適；三日後當行，求與君一別耳。」因曰：「君愛妾深而絕妾，妾之不得奉侍，命也夫！然君曩待妾厚，已深感肺腑矣，願君以妾為忘恩負義人，勿復相念。」言訖，哽咽不能成聲，遂相持哭。復起坐曰：「君如不忘妾者……」語未竟，暴厥而僕。少頃，蘇而哭曰：「君如不忘妾者，明年三月望日，西頂行香，冀一見也。」生於時淚眼已枯，青衫濕透，不復能答，因力辭去。女曰：「觀面尚有兩日，此後遂永訣矣！」又曰：「死如有知，魂魄當依君左右也！」生踉蹌遽出，意緒悵惘，不辨道路，遇友人掖之歸。自此遂絕。

先是，生一月不至，女已拚一死。一夕，西風乍起，紙窗漸瀝，倚壁孤燈，耿不成寐。女強起，檢點畫篋，得一羅帶，生所贈也，曰：「此即奴畢命處也。」方擬環頸作結，忽爾眩暈僕地。朦朧中，覺有人蹴之起，曰：「汝之姻緣，不屬於生。明日有布袍席帽手持鐵如意而來者，真汝快婿也。燕領虎頭，飛而食肉，此大貴相也。汝其謹志勿忘。」以手掖女，其冷若冰。女遂驚覺，恍若一夢，然帶固繫於牀柱也。翼日，客至，女留心物色之。向午，果有偉丈夫來，裝束樸素，狀若營官。入門，即問女名，女即出見。其人遽歎息曰：「此秋水芙蓉，非風塵中物也。」女因昨夢，待之良殷，設席於椒秋閣中，珍錯畢陳。客飲甚豪，一舉□觥，酒竟，探囊出白金，贈女曰：「聊以助妝。」女慨然受之，不復辭。自是日必一至，至惟滄茗焚香，談兵說劍，而不及於亂。一日，客之友來作冰上人，曰：「客尚未有正室，今願以嫡禮聘。惟成親後□日，即將從軍出關。其願之乎？」女曰：「上馬殺賊，下馬草檄，此正男兒建功立業之時，以宣力於國家，奚可以兒女子私情廢公事哉？」客遂為女脫樂籍，設青廬於城南，行親迎禮。彩仗香輿，儀從頗盛。女既歸客，歡愛臻至，顧香衾未暖，捧檄遽行。部下健兒皆幽並精銳，以是所向有功，轉戰數省，勳業爛然，補授提督軍門，女果得一品夫人封。歸至京師，招集舊時青樓中人，大會於城南別墅，一時靚妝炫服，照耀街衢，寶馬香車，填溢閭巷。酒半，女舉杯遍諸姊妹。諸姊妹亦俱捧觴上壽，咸歎羨女之福慧雙，為不可及。客袁姓，豹臣名。

後三年，生再入都門，遇舊媼於途，曰：「月娘今貴矣，囑予致意，問郎君安否？」蓬萊生曾作《惜春花》詩，傳於世，蓋悼生與女之始合而終睽也。

天南遁叟曰：「瘦腰生善持詞，工篆隸，長身玉立，倜儻不群，余固耳其名而未識之也。己卯春，余航海作東瀛游，遇之於皇華使館，一見如舊相識，時偕買醉於黃壚。酒酣耳熱，抵掌談天下事，意氣不可一世。偶及是事，猶為歎不置。當其時，生非力不能致，乃屢請屢卻，甘作負情儂，其故當別有在。嗚呼！庚申之際，此何時哉！滄海橫流，烽煙遍地，豪傑之士，方思以馬革裹屍，死於疆場，豈復有心溺情婉變，惑志煙花？此生之所以掉首而不顧也。」